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容齋五筆 第一卷（十九則）

天慶諸節大中祥符之世，諛佞之臣，造為司命天尊下降及天書等事，於是降聖、天慶、天棋、天祝諸節並興。始時京師宮觀每節齋醮七日，旋減為三日、一日，後不復講。百官朝謁之禮亦罷。今中都未嘗舉行，亦無休假，獨外郡必詣天慶觀朝拜，遂休務，至有前後各一日。此為敬事司命過於上帝矣，其當寢明甚，惜無人能建白者。 虢州兩刺史唐韓休為虢州刺史，號於東、西京為近州，乘輿所至，常稅廩芻。休請均賦它郡，中書令張說曰：「免號而與它州，此守臣為私惠耳！」休復執論，吏白恐忤宰相意，休曰：「刺史幸知民之弊而不救，豈為政哉？雖得罪所甘心焉。」訖如休請。盧杞力號州刺史，奏言號有官豕三千，為民患。德宗曰：「徙之沙苑。」杞曰：「同州亦陛下百姓，臣謂食之便。」帝曰：「守號而憂它州，宰相材也。」詔以豕賜貧民，遂有意柄任矣。俄召入，逾年拜相。案兩人皆以貌州守臣言公家事，而休見疑於名相，杞受知於猜主，遇合有命，信哉！

狐假虎威諺有「狐假虎威」之語，稚子來扣其義，因示以《戰國策》、《新序》所載。《戰國策》云：「楚宣王問群臣曰：『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，果誠何如？』群臣莫對。江乙對曰：『虎求百獸而食之，得狐，狐曰：『子無敢食我矣，天帝使我長百獸，今子食我，是逆天帝命也。子以我為不信，吾為子先行，子隨我後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？』虎以為然，故遂與之行。獸見之皆走，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，以為畏狐也。今王之地方五千里，帶甲百萬，而專屬之昭奚恤，故北方之畏奚恤也，其實畏王之甲兵也，猶百獸之畏虎也。』」《新序》並同。而其後云：「故人臣而見畏者，是見君之威也，君不用，則威亡矣。」俗諺蓋本諸此。

徐章二先生教人徐仲車先生為楚州教授，每升堂，訓諸生曰：「諸君欲為君子，而勞己之力，費己之財，如此而不為，猶之可也；不勞己之力，不費己之財，何不為君子？鄉人賤之，父母惡之，如此而不為可也；鄉人榮之，父母欲之，何不為君子？」又曰：「言其所善，行其所善，思其所善，如此而不為君子者，未之有也。言其所不善，行其所不善，思其所不善，如此而不為小人者，未之有也。」成都衝退處士章督隱者，其學長於《易·太玄》，為范子功解述大旨，再復《摘》曰：「『人之所好而不足者，善也；所丑而有餘者，惡也。君子能強其所不足，而拂其所有餘，則《太玄》之道幾矣。』此子雲仁義之心，予之於《太玄》，述斯而已。或者苦其思，艱其言，迂溺其所以為數，而忘其仁義之大，是惡足以語道哉！」二先生之教人，簡易明白，學者或未知之，故表出於此。

張呂二公文論張文潛誨人作文，以理為主，嘗著論云：「自《六經》以下，至於諸子百氏、騷人、辯士論述，大抵皆將以為寓理之具也。故學文之端，急於明理，如知文而不務理，求文之工，世未嘗有是也。夫決水於江、河、淮、海也，順道而行，滔滔汨汨，日夜不止，衝砥柱，絕呂梁，放於江湖而納之海，其舒為淪漣，鼓為濤波，激之為風颳，怒之為雷霆，蛟龍魚鱉，噴薄出沒，是水之奇變也。水之初，豈若是哉！順道而決之，因其所遇而變生焉。溝瀆東決而西竭，下滿而上虛，日夜激之，欲見其奇，彼其所至者，蛙蛭之玩耳！江、河、淮、海之水，理達之文也，不求奇而奇至矣。激溝瀆而求水之奇，此無見於理，而欲以言語句讀為奇，反覆咀嚼，卒亦無有，此最文之陋也。」一時學者仰以為至言。予作史，彩其語著於本傳中。又呂南公云：「士必不得已於言，則文不可以不工。蓋意有餘而文不足，則如吃人之辯訟，心未始不虛，理未始不直，然而或屈者，無助於辭而已矣。觀書契以來，特立之士未有不善於文者。士無志於立言則已，必有志焉，則文何可以卑淺而為之。故毅然盡心，思欲與古人並。」此南公與人書如此，予亦載之傳中。

郎宮非時得對唐肅宗在靈武，關東獻俘百，將即死，有歎者。司膳員外郎李勉過而問之，曰：「被脅而官，非敢反。」勉入見帝曰：「寇亂之污半天下，其欲凜心自歸無繇，如盡殺之，是驅以助賊也。」帝馳騎全有。以一郎吏之微，而非時得入對，雖唐制不可詳知，想兵戈艱難時，暫如是耳！

王安石棄地熙寧七年，遼主洪基遣泛使蕭禧來言河東地界未決。八年再來，必欲以代州天池分水嶺為界。詔詢於故相文彥博、富弼、韓琦、曾公亮以可與及不可許之狀，皆以為不可。王安石當國，言曰：「將欲取之，必固與之。」於是詔不論有無照驗，撥撥與之。往時界於黃嵬山麓，我可以下瞰其應、朔、武三州，既以嶺與之，虜遂反瞰忻、代，凡東西失地七百里。案慶曆中，虜求關南十縣，朝廷方以西夏為慮，猶不過增歲幣以塞其欲，至於土地，尺寸弗與。熙寧之兵力勝於曩時，而用蕭禧堅坐都亭之故，輕棄疆場設險要害之處。安石果於大言，其實無詞以卻之也。孫權謂：「魯肅勸吾借劉玄德地云：『帝王之起，皆有驅除，關羽不足忌。』」此子敬內不能辨，外為大言耳！」安石之語亦然。

雙生以前為兄《續筆》已書《公羊傳》注雙生子事，茲讀《西京雜記》，得一說甚詳。云：「霍將軍妻一產二子，疑所為兄弟。或曰：『前生為兄，後生為弟，今雖俱日，亦宜以先生為兄。』或曰：『居上者宜為兄，居下者宜為弟，居下者前生，今宜以前生為弟。』光曰：『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，以卯日生噩，以巳日生良。則以噩為兄，以良為弟，若以在上者為兄，噩亦當為弟矣。』許莊公一產二女，曰妖曰茂，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，一男一女，男曰正夫，女曰瓊華，皆以先生為長。近代鄭昌時、文長倩並生二男，騰公一生二女，李黎生一男一女，並以前生為長。霍氏亦以前生為兄焉。」此最可證。

風俗通應劭《風俗通》雖東漢末所作，然所載亦難盡信。其敘希姓者曰：「合浦太守虎旗、上郡太守邱杜、河內太守遇衝、北平太守賤瓊、東平太守到質、沐龍、北平太守卑躬、雁門太守宿詳、五原太守督■、汝南太守謁渙、九江太守荆修、東海太守鄱熙、弘農太守移良、南郡太守為昆、酒泉太守頻暢、北海太守處興、巴郡太守鹿旗、涿郡太守作顯、廬江太守貴遷、交趾太守賴先、外黃令集一、洛陽令諸於、單父令即賣、烏傷令昔登、山陽令職洪、高唐令用虬。」此二十君子，皆是郡守、縣令，惟移良之名曾見於史，恐未必然也。

俗語有出人意錢賭博，皆以四數之，謂之「攤」。《案廣》韻攤字下云：「攤蒲，四數也。」竹工調屋椽上織箔曰簾筥，《廣韻》簾筥下云：「符簾，竹也筥。」綵帛鋪謂翦截之余曰腕子，腕，一歡切。注，裁餘也。挑剔燈火之杖曰■，他念切。注，火杖也。李濟翁《資暇集》云：「意錢當曰攤鋪，疾道之。訛其音為蒲。」此說不然。

昏主棄功臣燕昭王伐齊，取其七十城，所存者惟菑、即墨，田單一旦悉復之，使齊復為齊。而襄王聽臣九子之譖，單幾不免。秦苻堅舉百萬之師伐晉，賴謝安卻之，而孝武帝聽王國寶之讒，安不能立於朝廷之上。桓溫伐慕容，兵屢挫，議欲奔北，慕容垂一戰，使燕復存，乃用慕容評之毀，垂竄身苻氏，國隨以亡。朱泚據京師，德宗播遷奉天，李懷光繼叛，李晨孤軍堅壁，竟平大難，而德宗用張延賞之譖，訖罷其兵，且百端疑忌，至於鞅鞅以死。自古昏主不明，輕棄功臣如此，真可歎也！

問故居陶淵明《問來使》詩云：「爾從山中來，早晚發天目。我屋南窗下，今生幾叢菊？薔薇葉已抽，秋蘭氣當馥。歸去來山中，山中酒應熟。」諸集中皆不載，惟晁文元家本有之，蓋天目疑非陶居處。然李大自云：「陶令歸去來，田家酒應熟。」乃用此爾。王摩詰詩曰：「君自故鄉來，應知故鄉事。來日綺窗前，寒梅著花未？」杜公送韋郎歸成都云：「為問南溪竹，抽梢合過牆。」《憶弟》云：「故園花自發，春日鳥還飛。」王介甫云：「道人北山來，問鬆我東岡。舉手指屋脊，雲今如許長。」古今詩人懷想故居，形之篇詠，必以松竹梅菊為比、興，諸子句皆是也。至於杜公《將別巫峽贈南卿兄瀼西果園》詩云：「苔竹素所好，萍蓬無定居。遠遊長兒子，幾地別林廬。雜蕊紅相對，他時錦不如。具舟將出峽，巡圃念攜鋤。」每讀至此，未嘗不為之淒然。《寄題草堂》云：「尚念四小鬆，蔓草易拘纏。霜骨不甚長，永為鄰里隣。」又一篇云：「四鬆初移時，大抵三尺強。別來忽三載，離立如人長。」尤可見一時之懷抱也。

唐宰相不歷守令唐楊綰、崔祐甫、杜黃裳、李藩、裴洵皆稱英宰，然考其履歷，皆未嘗為刺史、守令。縮初補太子正字，擢右

拾遺，起居、中書舍人，禮、吏部侍郎，國子祭酒，太常卿，拜相；祐甫初調壽安尉，歷藩府判官，人為起居、中書舍人，拜相；黃裳初佐朔方府，人為侍御史，太子賓客，太常卿，拜相；藩佐東都、徐州府，人為秘書郎，郎中，給事中，拜相；由美原尉四遷考功員外郎，中書舍人，戶部侍郎，拜相。五賢行業，史策書之已詳，茲不復論。然則後之用人，必言踐揚中外，諳熟民情，始堪大用，殆為隘矣。

張釋之柳渾漢張釋之為廷尉，文帝出行，有人驚乘輿馬，使騎捕之，屬廷尉。釋之奏當此人犯蹕，罰金。上怒，釋之曰：「方其時，上使使誅之則已。」顏師古謂：「言初執獲此人，天子即令誅之，其事即畢。」唐柳渾為相，玉工為德宗作帶，誤毀一銜，工私市它玉足之。帝識不類，怒其欺，詔京兆論死，渾曰：「陛下遽殺之則已，若委有司，須詳讞乃可。於法，罪當杖，請論如律。」由是工不死。予謂張、柳之論，可謂善矣，然張云「上使使誅之則已」，柳云「陛下遽殺之則已」，無乃啟人主徑殺人之端乎！斯一節未為至當也。人臣震主人臣立社稷大功，負海宇重望，久在君側，為所敬畏，其究必至於招疑毀。漢高祖有天下，韓信之力為多，終以挾不賞之功，戴震主之威，至於誅滅。霍光擁昭立宣，勢侔人主，宣帝謁見高廟，光從慘乘，上內嚴憚之，若有芒刺在背。其家既覆，俗傳之口：「威震主者不畜，霍氏之禍，萌於驂乘。」周亞夫平定七國，景帝怒其固爭栗太子，由此疏之，後日送其出，曰：「此鞅鞅，非少主臣也。」訖以無罪殺之。謝安卻苻堅百萬之眾，晉室復存，功名既盛，險詖求進之徒，多毀短之，孝武稍以疏忌，又信會稽王道子之奸扇，至使避位出外，終以至亡。齊文宣之篡魏，皆高德政之力，德政為相，數強諫，帝不悅。謂左右門：「高德政恒以精神凌逼人。」遂殺之，並其妻子。隋文帝將篡周，欲引高穎入府，穎忻然曰：「願受驅馳，縱公事不成，亦不辭滅族。」及帝受禪，用為相二十年，朝臣莫與為比。穎自以為任寄隆重，每懷至公，無自疑意。積為獨孤皇后、漢王諒等所譖，帝欲成其罪，既罷之後，至云：「自其解落，冥然忘之，如本無高穎。不可以身要君，白雲第一也。」迨於煬帝，竟以冤誅。郭子儀再造王室，以身為天下安危，權任既重，功名復大，德宗即位，自外召還朝，所領副元帥諸使悉罷之。李晨以孤軍復京城，不見信於庸主，使之晝夜位，目為之腫，卒奪其兵，百端疑忌，幾於不免。李德裕功烈光明，佐武宗中興，威名獨重，宣宗立，奉冊太極殿，帝退謂左右曰：「向行事近我者，非太尉邪？每顧我，毛髮為之森豎。」明日罷之，終於貶死海外。若郭崇韜、安重誨皆然也。

五經秀才唐楊綰為相，以進士不鄉舉，但試辭賦浮文，非取士之實，請置《五經》秀才科。李棲筠、賈至以綰所言為是，然亦不聞施行也。

陶潛去彭澤《晉書》及《南史·陶潛傳》，皆云：「潛為彭澤令，素簡貴，不私事上官。郡遣督郵至，縣吏曰：『應束帶見之。』潛歎曰：『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，拳拳事鄉里小人。』即日解印綬去，賦《歸去來》以遂其志。」案陶集載此辭，自有序，曰：「餘家貧，耕植不足以自給。彭澤去家百里，故便求之。及少日，眷然有歸欽之情。何則？質性自然，非矯勵所得，飢凍雖切，違己交病。悵然慷慨，深愧平生之志，猶望一稔，當斂裳宵逝。尋程氏妹喪於武昌，情在駿奔，自免去職，在官八十餘日。」觀其語意，乃以妹喪而去，不緣督郵。所謂矯勵違己之說，疑必有所屬，不欲盡言之耳！詞中正喜還家之樂，略不及武昌，自可見也。

羌戎畏服老將漢先零羌犯塞，趙充國往擊之。羌豪相數責曰：「語汝亡反，今天子遣趙將軍來，年八九十矣，善為兵。今請欲一斗而死，可得邪！」充國時年七十六，訖平之。唐代宗時，回紇、吐蕃合兵入寇，郭子儀單騎見回紇，復與之和。諸酋長皆大喜曰：「向以二巫師從軍，巫言：『此行甚安穩，不與唐戰，見一大人而還。』今果然矣。」郭公是時年七十，乃知羌、戎畏服老將如此。班超久在西域，思歸，故其言云：「蠻夷之俗，畏壯侮老。」蓋有為而雲。

古人字只一言《檀弓》云：「幼名冠字，五十以伯仲，周道也。」古之人命字，一而已矣。初曰子，己而為仲為伯，又為叔為季，其老而尊者為甫，蓋無以兩言相連取義。若屈原《離騷經》：「名余曰正則兮，字余曰靈均。」案《史記》原字平，所謂「靈均」者，釋「平」之義，以緣飾詞章耳。下至西漢，與周相接，故一切皆然。除子房、子卿、子孟、子政、子孺、子長、子雲、子兄、子真、子公、子陽、子賓、子幼之外，若仲孺、仲卿、仲子、長卿、少卿、孺卿、君卿、客卿、游卿、翁卿、聖卿、長君、少君、稚君、游君、次君、贛君、近君、曼君、王孫、翁孫、次公、少公、孟公、游公、仲公、長公、君公、少叔、翁叔、長叔、中叔、子叔、長倩、曼倩、次倩、稚季、長孺、仲孺、幼孺、少孺、次孺、翁孺、君孺、長翁、弱翁、仲翁、少翁、君房、君賓、君倩、君敖、君蘭、君長、君仲、君孟、少季、少子、少路、少游、稚賓、稚圭、稚游、稚君、巨先、巨君、長賓、長房、翁思、翁子、翁仲之類，其義只從一訓，極為雅馴。至於婦人，曰少夫、君俠、政君、君力、君弟、君之、阿君。單書一字者，若陳勝字涉，項籍字羽，彭越字仲，張歐、吳廣、枚乘字叔，楚元王字交，朱雲字游，爰盎字絲，張釋之字季，鄭當時字莊，劉德字路，眭弘字孟。迨東漢以下，則不盡然。